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81/1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六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二卷(二)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

十二卷(二)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四 盱郡鄧元錫纂著

王文中子經學訓述 南豐後學會懋爵校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上黨頃銅川人也其先出漢徵君爵世有明德後家祁永嘉之亂自祁遷江東而六代祖玄則究道德考經籍焉焉儒事宋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王先生生煥煥生虬虬齊代宋去齊之魏魏孝文以為黃門侍郎親幸說用進王肅遷洛都皆虬本謀也已出剌并州家河汾焉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彥曰同州府君彥生傑濟州刺史曰安康獻公傑生銅川令隆文中子父中說所稱銅川府君者也

函史上編 卷之三十四

隋開皇初以博士待詔雲龍門帝從容問朕何如主也隆對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天然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兼資堯舜恐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生朕之陸賈也於是奉詔著興衰要論六篇以進出為昌樂令遷倚氏銅川所居而治開皇四年文中子生銅川府君肇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胡為乎來哉坤二化而天能以眾正者也雖有君德位不在焉儻其能邇天下之志乎遂名通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之曰士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尚幼也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者有長久之策故夏殷

以來數日年天下恒一統也後之爲邦者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來數百年九域無定主也夫子之嘆豈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未或有定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志元經者明王之大統也銅川府君欲勸子於學安居歌伐木召子謂之曰爾來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器以來期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於是文中子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顧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學成遊長安慨然有濟蒼生之

嘯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二

心上書隋文帝陳太平十有二策本天道明王事因時制物三才之道畢具帝覽而異之坐太極殿召入見文中子曰臣聞敬其事者大其始當其位者正其名魏晉以降天下無主矣今九域甫一陛下真帝也無踵僞亂紹周漢除四代之法以乘大命千載一時也不可失矣於是推策中大旨爲帝遂言之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而先之正始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是天以生賜朕也下具束於公卿而公卿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語不合退而有憂色或問之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

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也子曰二三子皆朝之稱議者也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遂援琴鼓之什門人皆靈襟焉文中子知道之不可行也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也又時將有蕭牆之釁乃作東征之歌以見意其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與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自是微辟皆不至焉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丘

嘯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三

之敝廬在足以藏風雨有丘可以具饌藿糲藿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先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既而使來聘謝之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旄而遺之退而曰王帛云乎哉於是終焉之志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未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土始家於河汾有丘壠於茲四世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風焉先君之所懷也退志其道而已乃續書詩脩元經讚易正禮以述素王之業曰竊比於我仲舒蓋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董常姚叢杜淹程

元等自遠而至咸北面受佐王之通焉。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故隋之季世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風如也大業中再徵。又不至。楊孝感以黎陽作難。召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也。苟非其道。毋爲旤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密出。子謂賈瓊曰。嗟夫。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遼東之役。子聞之曰。旤始比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聞魏相。諷宣帝之事。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太息曰。林麓盡矣。帝首其山。世何辭以對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遼太樂聞龍

通史綱目卷之三十四

四

舟之山。瞿然歸曰。嗟夫。是靡靡之樂也。今斯文斯殆。不可以遊矣。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復於隍矣。賦免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埃能者。十三年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法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興堯舜之道。而吾不遇焉。命也。謂薛收曰。道喪久矣。如有王者。三十年而後。禮樂可興也。今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已而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遂寢疾而終。文中子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而不足接少者溫溫然。而有就其人與言。

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常居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悅其惠。鷄初鳴必盥漱。具衣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銅川。府君之器。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必儉。曰。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衾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蓋不從五世矣。銅川夫人病。子才交睫者三月。人問曰。送迎之必泣。以拜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重僕必斂容。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宴賓。無餽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

通史綱目卷之三十四

五

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見。耕者必勞之。有水土之役。必具畚鍤而往。萬春鄉社。必與執事翼如也。子之鄉。無爭者之他。鄉舍人之家。見主人必俛出入。必告。旣而曰。奚適而無稟。子居家六經畢備。朝服祭。詔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安所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昏賓客之酒。

也成禮而止子之室酒不絕子之家廟坐必東南鄉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或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之半章子濟大川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駁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不度不執不遂此絕已之本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食經准王作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

史記上編

卷之三十四

六

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鄭和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如可慢則僕得矣如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尚書召子仕使姚義往辭馬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辭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沒世何患乎僻芮城府君兄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加焉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李密問英雄

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也義乎楊玄感問孝子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孝立而忠遂矣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遇此敗之招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之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若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劉炫見子談六經偶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

史記上編

卷之三十四

七

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於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嘆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顏綱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行於時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安身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問其說

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
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
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賓威進曰夫子得遂潛乎子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
乃葉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
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然彼
於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董
常之卷子赴洛道於河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荆
棘間藟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

通史

卷之三十四

八

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之能斯學
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自仲尼沒至是且千歲
矣魏晉而降天閼經正之道縱心敗矩而淫於清談文
中子實始卓然逃覽於周公孔子之道其言曰吾視千
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
大備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
明千載而下有行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
下有脩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其論道約之於五
常曰仁五常之始也性五常之本也道貫五常而一之
者也至德道之本要道德之行也仁義教之本先玉所

以繼道德而興禮樂也禮皇極之門先王所以嚮明而
治也問天道人事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者也其自
言曰通於三才五常之道有不盡者神明極之敢無畏
乎栗然而原本於天地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
心乎圓神方知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
恭靜思止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問君子子曰知微
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謂也子曰此之謂不器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以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曰禮豈
爲我輩設哉子不答答則退謂薛收曰斯旁行而流矣
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子曰智者樂

通史

卷之三十四

九

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仁者吾不
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
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
俗孔和賈瓊問君子之道曰恕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
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
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德大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
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入德門子
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僞靜詐
儉者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君子先擇而

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君子
不責人以所不為不強人以所不能不苦人以所不好
夫如此故免仇讎問君子有爭乎曰見利爭讓見義
爭為有不善爭改 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
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
棄而不可慢輕舉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君子不受
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
讎也保德 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內自
出 疑滯者智之蟲也忿憾者仁之騰也纖恡者義之
蠹也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廉者常樂無
求貪者常愛不足 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
而不遲回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
也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 罪莫大於好進既莫大
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 學者博
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 過而
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哉 士有靡衣鮮食
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
者 聞謗而怒者讒之囹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
幽去媒讒佞遠矣 問息謗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

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 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
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吝乎吝者不妄散 惡
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夸術
若愚似鄙今人以爲耻我則不耻也 好成者敗之本
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奇尚
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處貧賤而不懾可
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恃其信可以
立功矣 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而好名利者也仁
解問君子之道子曰反其不思亦已焉哉聽言而思
問群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
由史史上編卷之三十四 失真而外不殊俗夫而此故全也 賈瓊爲吏以事起
公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況乎利
順而諷之無關其捷瓊曰請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
可也 問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具
死者乎必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誠 識寡於亮德
輕於才禍也 我未見謙而有怨尤而無辱惡而不彰
者也 和大怨者必有餘然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
道也 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
之不已信難矣哉 房玄齡問立功立言子曰必也量
力乎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 楊素謂子曰
甚矣古之衣裳冠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
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
襜如劔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
之以此防民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
魚於淵寔俟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
非其道也 問志意脩飾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
曰彼有以自守也化則處一而齊其論政曰人不里居地不井
後終句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 政猛寧若恩法速寧
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中者其
論史上篇 卷之三十四
惟聖人乎 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祭不止姦之府也
政問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
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
治而受職古之道也不以不學吏而登仕勞而進官
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仕吏執事役祿以
報勞官以授德 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
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皆具臣也 度德而
師易子而教今亡矣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
正其身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
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

如有用我必也使無訟乎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
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以降滅
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
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告不知其道薛收曰
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
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
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
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爰肉刑害
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郵然以文景
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
論史上篇 卷之三十四
斂之國其財必削 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
歛義生於豐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
距鵠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五典潛五禮措五服
不章蓋上無爲而下自足也賈瓊曰淳離朴散其可歸
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耳昔舜禹繼軌而
天下朴夏桀乘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
衆之而天下敗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
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
太古不可復起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
哉 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與殺身而成仁者其

中人之行與制法遊仲尼之門由志士至未有不追中

者也明哲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

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怨

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

無私身反問使入之道曰無偏問化入之道曰正其心問

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問

史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曰古之文

也約而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

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聞人以名

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貝畢具子聞之曰古

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居而安動而變可

以佐王矣其深言有之局者疑焉然言適有當有味

乎其言之也其言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

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

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魏徵曰書云惠迪吉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

福不那彼交匪教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

自取矣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

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瓊拜而出

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治亂

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

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

豈徒云哉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疊弊焉若

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魏徵曰聖人

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

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吉凶與民同患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之

曰徵所問者迹也憂疑由應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

久矣常曰心迹固殊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

者不知其殊也至於道者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始

違一也李播聞而嘆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莫

之覺也子在川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

也求今吾得之止乎止而魏徵問君子之辨子曰

君子奚辨而有時乎為辨不得已也其猶兵與董常聞

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辨不殺之兵矣其時乎子曰誠哉

不知時無以為君子有坐而待者有坐而不得者有

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水若不見而存

者也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

存乎其人已而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語九流哉安

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子謂史談善述九流

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之評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發之曰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排波助瀾縱風止燎爾讀洪範謹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微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或問長生子曰仁義不脩孝弟不立奚為長其矣人之無厭也其深於人古今之際宗周孔之教施之於續經其言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

通史上海編 卷之三十一

十六

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周公之道曲而當和而恕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述言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國安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議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問幽風何風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

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純能平之哉元曰居喪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喪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喪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陳淑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饗焉三者不同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淑達俛其首使之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其天乎識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達則冥諸心也心也者非他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盡性者也故以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盟而不薦思也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形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

通史上海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七

則有主焉。圖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祭物類也。宗廟用粢，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曰：子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圖首方足之謂也。一體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竝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小是乎？子曰：子未三復，曰：主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焉。君子汨彞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藏，否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則何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其贊易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此說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聖人所以乘時者也。問聖人與天地如何？曰：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問易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易之憂患，業業焉。致致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則何難也？子曰：有是哉。終日乾乾可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其言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故夫卦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

由史上海 兩卷之三十四

十九

智可以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贊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問風自火出曰：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昏外也。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贊易至千華歎之曰：時斯可矣。孰能為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其續書始漢其書天子之道，列子範者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曰：大臣之義，載于策者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誠曰：諫問兩漢有制志何也？曰：制其盡美於恤人乎？志其勉德於備物乎？詔何也？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由史上海 兩卷之三十四

十九

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誠亂也已其有命何
也有君有臣經畧成敗天下懸之而命可出也其訓取
諸仁義而入告也其對因宜取類無不經也故廣仁益
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
達臣孰能專對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乎有議何也天
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有諍有誠有諫何也君子於君
贊其美而匡其失王者所以進善不暇也問贊非占乎
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益阜陶所以順休命也議古乎
曰聖王所以盡天下之心者也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
衢室之問舜有綴章之訪議之謂也薛收曰諫其見忠

通史土編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
詆狡乎逆上吾不與也其自言曰帝者之盡制恢恢乎
無不容以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
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吾常守
中焉卓然其不動乎而感遂通乎此之謂帝制古之王
者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
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孰能詔天下乎續書之有
命遂矣其君臣經畧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
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
權契化自作天命乎訓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

必有帥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
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出也世唯
明主乎議其盡天下之心乎人哉乎并天下之謀陳天
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誠其
至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聞陳懼所未聞刻於盤孟勒
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書有之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
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
禮其惟誠乎書曰改過不悛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
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

通史土編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
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外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
乎賈瓊問事命制志之別續書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
志事吾著其飾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
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
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知書矣薛收曰書無
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其天下無主而有臣乎其無制而
有訓何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大臣之命尚正乎無
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命
訓先而誠諫後何也先行後言也誠先諫何也先微後

顯也此續書之義也其讀詩備六代有四名五志焉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牧守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國以成功告神明也四曰歎家以陳誨立教誠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刺焉或戒焉五志之謂也其備六代何也曰吾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其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其自言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戎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然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二

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也傷而不怨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怨而不傷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三代之季猶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曰詩者人之性情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識詩者之罪也乎伯藥見子而倫詩子不答伯藥退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損簾而夫子不應何也薛收曰吾嘗聞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

騁乎末流是孝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是續詩之義也子言之曰吾於禮樂王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其歎之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宗祖廢而姓氏離朋友廢而名字亂嗚呼斯已久矣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子曰君子將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子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二

曰瓊爾無輕禮無誦俗姑存之可也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又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庸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裔子敢忘其禮乎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風洽矣裴晞

曰何讓也子田夫備家威者也象威莫大於形而流於
器主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郢之成也厲氏之愚被動植
免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已又以春
秋之義作元經其言曰春秋元經之於王道是輕重之
權衡田直之繩墨也夫則無以取衷矣其大義曰晉而
下何紛紛多主乎吾視惠懷傷之舍三國將安取志乎
三國何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舍兩漢將安取制
乎薛收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與乎子曰君
子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冀有
復也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

通史二編 國朝卷之三十四

二四

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
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堅王猛不
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
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
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
達而至猛之力也董常曰敢問皇始授魏而帝晉何也
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
猶傷之也傷之也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授之何也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
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貴其時
大其事於是乎用義故非至公不及史也子述元經皇
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
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于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
其捨諸子聞之曰疑爾知命哉問元經書陳下而具五
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不冠禮樂之所就也永
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
與其爲國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晉宋齊梁陳亡
具五以歸其國嗚呼其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
曰晉宋國亡久矣今具之何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
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

通史上編 國朝卷之三十四

二五